

二十七

父集

志孝

至富奢

六十一番

敬慎
清節

備倭
俳詞
貨高
富奢



性行

忠孝

周語虢之會楚人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為請於楚
穆子曰不可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私免是我會吾
私也夫必將或猶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君子是以患作
作而不忠將或導之是昭其不忠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
非我之由為戮何害

左傳宋萬弑其君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
手劔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闔仇牧可謂不畏疆
禦矣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

松坡圖書館藏

襄陽圖

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忠乎忠民之望也

鞏之戰晉韓厥逐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其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道覆

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是諫

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忠經漢馬融撰鄭玄註天地神明第一聖君豕臣百工守宰止盡忠十八章

漢書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

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呂覽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

民孝則耕芸疾守戢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

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援神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

始終成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

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

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并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藥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養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三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

尊官馬堂高九仞棖題三園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十二真君傳兖州曲阜縣南平鄉九原里有至人蘭公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弟王云居日中爲仙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弟之教後晉代嘗有真仙

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秘旨

真誥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廹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臍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此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鍊者甚多今舉此二人爲標耳

世說庾子與父卒官巴西奉喪至瞿塘撫心長叫其夜水忽退既復水壯如舊時語曰灩預如撲水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盛德

世說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之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豈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杜恕著家戒道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非心所安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庾公乘馬有的盧

伯樂相馬經馬白額入耳至齒者名曰榆或馬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語令賣去庾亦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

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
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弟子云勿以
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
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
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鄉而賤者乃可鄉人生何
容立輕重於懷抱

阮長之爲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履出閣長之依事自列門
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悔

室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
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然不自理更
市地造宅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冢
族崔謔者休假還鄉將赴弟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戒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
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
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讒倭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嘆其
長厚

北史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鼓栗殆不能言高七獨敷陳理事辭義清辨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震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七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魏賈思伯北史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酌之鳳質其衣物時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知雙鳳脫人衣思伯為侍講傾心下士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姬何為哀傷如是姬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兵部員外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胡病危以二女託之皆絕色又與一珠及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以夜光含之胡親屬來殮之夜光果在

宋史神宗嘗言呂公著其於人才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辨博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誠博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樂善錄周世宗性躁急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

雅量

下無橫死者其貴顯宜哉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後仇者不折鑠下雖有伎心者不怨詘瓦

漢書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數適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

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復

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

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其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類此

綱目班超謂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美食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

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

所親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竟失邊和

世說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視

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

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董休昭與費文偉共欲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

軍請車蜀志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

替否外牧珠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亮

較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遠西後

曠闕損矣遠擾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

惟元直處此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

相啓吉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

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如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

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自是吾
意了矣

蜀志楊戲素簡畧蔣琬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曰戲慢公矣琬
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昔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非
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失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
曰作事潰潰誠不及前人琬曰吾誠不及前人

世說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
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
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
光乃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於人校

許侍中操字
思文顧司空和字
君孝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游宴集

聚畧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
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啗臺大餅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庾太尉風儀儒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
重之簡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隱慢怛之此兒神色
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蘓峻時遇害或
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
相歷和車邊和覓虱夷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
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
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王茂弘枕周伯仁膝指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

但足容卿輩百人有人譏其穢達無檢節荅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遠問謝

曰當作何計謝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

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

生詠諷浩浩洪流桓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

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嘗

與謝晦傳亮宴聚晦亮才學辨博羨之風度常整時然後言

鮮之嘆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救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救訖

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

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沈

昭 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孝嗣語昭畧曰見御使人思

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

然相對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

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

復研問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

前馭者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淮行如此幸

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唐書太后謂狄仁傑曰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知

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

至則行

世說補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

日閉門食餽既不知身之在遠

宋史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

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多準對陛下無

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後準托旦求使相旦不許準

深憾之帝具道所以薦準者準媿嘆以為不可及

中書有事送密院造詔格

寇準以上聞王旦被責第拜謝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造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謝

陸務觀容齋記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

之吾遇客而懽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遇吾前

候虫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排諧者箕踞

角觶者裸程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媠耶此吾所謂

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讒菟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

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

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

之也筆談王文正太尉飲食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試之

以少墨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之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子弟翹公曰庖人所私食肉

不飽可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斤今但得半斤食半為所瘦公曰此後料一斤半可也

記聞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顧他燭然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方正

史記趙良對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其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漢書郎中兵嘗謂楊惲曰聞君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曰事何容易硜硜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啣窠數者也

馬援請行討武陵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思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

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柰

何不為禮代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次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

涕泣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

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

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泣涕時耶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少女年

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止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

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言丹未之許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思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吳志顧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至燕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嘗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魏志或問徐邈於盧欽曰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爲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晉書荀顛謂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乎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祥見司馬昭獨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之重也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

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倭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桓公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下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故自不同乃更欷歔

宋書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顧顛之獨不降意蔡興寶與愷之善嫌其風節太峻愷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書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

瀟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笑曰士大夫豈非天子所命

唐書劉子翼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些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多不憾

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宋史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改不憂不富貴楊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起居因駐

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
 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
 狀對曰其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則不配其所守臣犯
 賊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
 者寇萊公也

高宗時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
 夕可至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復言

玉露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

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秦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京談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
 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

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
 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

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天順日錄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
 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浮御史

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志稍
 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啣之中貴乃悼惜
 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鞭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
 可犯亦知牢觀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侯其

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去李山忠毅公未幾其
 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嗜德詢邊事有以鄭字言者
 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
 鄭字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清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
 可渝也公言曰人云士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字
 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
 賢奕編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
 某忝為人師而求諸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祭
 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
 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
 往見以此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披沙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
 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誅誦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
 忽蹶而死唐太宗時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史令傅
 奕曰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言呪之奕
 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快人意宋陳仲微為莆田
 尉嘗斷一僧獄僧集眾揭榜呪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
 日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穎捷

管子桓公與仲謀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管仲曰
 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後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
 是耶於是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少焉東國郵至桓公問其故

曰臣聞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之也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

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問而不閣是言莒也舉手

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故曰伐

莒桓公曰善乎以微射明此之謂乎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

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

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乎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

其母少少賤賤昔者吳於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

于戰為國多百里奚秦之飯牛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

是觀之我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君使我求甯戚以應我

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

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呂覽齊桓公伐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君

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

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仲曰君今衛乎公曰仲

父安識之曰君之揖也恭而足也徐見臣而有怒色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

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見音夫人乃以行步見志桓

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說苑所以尚於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

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釐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

三國志黃祖長子射嘗與彌衡遊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

吾一覽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因字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漢許馗太尉碑文諸孫再刻題碑陰談馬驪車

王田數七徐延休一見解曰乃許碑重立四字

世說揚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

使人題門作活字使出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關字王

正嫌門大也人餉魏主一格略魏主敢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解次至修修便敢曰公教人敢一口也

揚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

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

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俄操廻師時服其幾矣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書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

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魏書李惠刺雍州時有負鹽負薪者同息樹陰將行爭一羊皮惠遣

爭者出令人以杖擊羊皮見少鹽屑曰符其實矣負薪者伏罪

祖元珍為彭城王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咏悲平城詩

彭城甚嗟其美欲使便咏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

悲平城為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

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

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當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

堯山堂弘治虜使有一偶對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持西

匪聞之隨應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陸繁躡貞山切類

悟同象孫會客曰圍棋賭酒一着一酌對云坐漏觀書五經五

更又棗棘為薪截斷劈開成四束對閭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

今狐相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

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鉤兩

日全諸幕賓莫能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

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云冰旁水字二人相

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比

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比

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沈然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湘山錄乾符末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一札題門龕龍去東土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獨有沙彌

能解龕龍去矣合字時日隱矣寺字敬文不在有字碎石入流沙卒字此不遜之言存我曹也

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嘉事邊城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千言稱賀帝曰單賀未

了當賀以詩宮人迫公權應聲成詩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君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曰子建七步爾乃三步

哀談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

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絆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闌嚴密如此

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李南公知長沙有闕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膚青赤如歐傷剝其皮橫致膚上以火慰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歐傷血聚則硬偽者則不硬矣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

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

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日隆

謙抑

易謙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喻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管子釜鼓則擊之人滿則天擊之故先王不滿也

水地云人皆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鄰居

大書傳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之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而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馬以正吾身以定

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

呂覽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亦可以止矣公曰不然士驚其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

荀子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乃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克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

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史記老子謂孔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莊子老萊子謂仲尼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

說苑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

人物志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卻至上人而抑下滋甚

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

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代醉編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被係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

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後寡人雖不自所與處皆先

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是結襪不始王生也

賢奕編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

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

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

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不得口稱弼弼將自悟曰乃相公也

下馬伏道左公舉鞭去

敬慎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荀子智者之

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務

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安
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相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
謂不聞神將伺之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德使人慕之持雌持下人莫踰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
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
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攻其所不能備其
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說苑齊桓公爲群臣具酒管仲半棄酒公曰禮乎對曰臣聞酒
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機記年七十而敬慎益甚魯君問其故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
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蹉跌一食之
上豈不美哉尚防哽咽是以年行七十而恐斧鑕之加記何敢
忽焉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
冲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而席其
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禍罪不施也行年
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影枉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學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

上
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苑矣甚惶恐其為敬慎雖他皆如是萬

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慶於諸子最為簡易耳猶然如此張九齡傳省中之樹

數而後對以孔光兄弟妻子問溫室省中樹何木不答

楊子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

則招憂行輕則招悔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漢書陳遵嘗謂張練足下誦諷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

故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何減於子而差獨樂領不優耶

練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齊書陳顯達自以寒門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

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豪侈顯達曰麈尾拂蠅是王謝家物汝

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文中子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

衡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

賈瓊問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沉乎利而諷之無

聞其捷何以息諂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清節

蜀志郤正論姜維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漢書張奐擊南匈奴破降之羗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世說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括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

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頽延之曰清者人之正路釋名清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燕欵自

檢欵也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童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

云人寧可使婦無憚耶范笑而受之

齊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為贈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

魏裴楷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舉胡威絹寧挂裴楷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即舉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曰本謂卿多故相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張思先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

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牽小船於岸上住七賢論鬲令袁毅饋遺以營虛譽營遺山濤
至濤于梁上得絲已
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隋書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
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
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逸入田
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酌直而去

唐子西許白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相
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
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東觀記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舟
幾絕太守張穆持布數篋與之曰

蘭生香前後相違
不忍行也遂不受

涉筆戰國策史舉以苛廉聞於世韓詩外傳有廉仁者山鏡則
不高水徑則不深仁廉則其德不厚苛廉二語罕用苛小草也
礮礪石也

賢奕編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尾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
苦椽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豪爽

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莫逆於心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鶚矣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解也俄而子來有病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此避無但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将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固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仲尼曰孟孫氏無顆心有旦宅而無孺地

世說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

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

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陳登下邳淮浦人處身循禮性兼文武有雄姿偉畧使功曹陳

季弼請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

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聞門雍

睦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肅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

魚清修惡疾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

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

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耶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

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漢紀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遊俠歸辨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左虛譽以為摧執者謂之遊行三者亂之所由生也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流恣色嗜酒為者易甚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任其所之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鷄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

終日共飲而醉列子子產相與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有弟曰公孫末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禮而身交逸若欲以彼術而教我哉

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達王德字叔仁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相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張翰繼任不檢時人謂為江東步兵日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荅曰速營鼎丘吾將老焉桓談新論甚周病劇第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雷官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日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

都已悲夫

宋史陳亮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
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方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
為正粹面盎背則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拓開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雅言雜載石曼卿以詩酒豪爽得名嘗獨行京師後有豪士載
曼卿抵大第施設錦繡延飲求書曼卿寫已筆筆驕等數篇贈
金帛可直數十百千不省所居他日復遇又以金數十兩贈云
筆筆驕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西溪詩話唐史載杜審言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衙其文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甫乃有集賢

學士如堵墻看我落筆平書堂謂為造化小兒所苦甫乃有日

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帝應物逢揚開府詩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拚檣蒲局暮竊東隣
姬司隸不敢捕立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獵時

代醉編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累舉不第落魄不得志負氣惆

悵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玉龍

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兒更向白

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曳之市而

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囊霄謀抗朝拜

連兵十餘年秦檜為國時有士人假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

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

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秦此舉亦有見哉

○義槩

尸子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先投水而殮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世說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啓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增其眼

周處年少時兇疆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暹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耶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劔歸機厲辭非常機彌

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卜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

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

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

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數艾榮

南史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

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縝大笑曰

使范縝實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洪咨齊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淺深也

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

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乘融全

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

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壻所以從史滅劉

惟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

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洎喬琳張均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

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

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唐沈亞之馮燕傳燕魏人少任俠亡至滑見婦人鬻袖而望者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也偃覆中嬰飲還轉匿戶扇後而中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乃斷其妻頭取巾去嬰竟論死將就市有一人來呼曰母令不辜死以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時相質國公脫請歸其印以贖燕死詔免之嗚呼燕終不義白不辜真古之豪耳

朱子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論足以

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

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代醉編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縣笥璫言五代葛從商為忠武節度使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不可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可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而去不知所之此與左傳鉏麇刺趙盾相似看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

之不可泯如此

勇敢

左傳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柴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木本馬以徇齊壘曰敢勇者賈余餘勇

晉伐偃陽懸門發聊人統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檜左執弓右投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尸子孟音齊人力拔生牛角人謂賁曰生乎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為勇此所以能攝二軍服猛獸也

莊子女不知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燕丹子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臆脈勇之人怒而面青秦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異

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克力招
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臣知進
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回車而避之由是

勇士歸之

西京雜記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園學格熊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脛

漢書甘延壽為羽林校石拔距絕於倫等嘗起騎羽林亭樓注

拔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

王子淵洞簫賦云築師鬻博儷以頓雜注云鬻是育也博也博

也陸機身育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雜本

世說荆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

說舉龍文之鼎絕臍而死

吳越公子慶忌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指膝數百里

南史羊侃字祖忻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嘗於袁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推武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

未及泉復躍而出其健捷如此

北史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禪定寺其

中幡竿高十餘丈造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

繩諸僧驚喜光因取口銜竿而上直上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

為肉飛仙

朝野僉載柴紹弟某有材力輕矯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索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捨掾復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敢近築圈以闔之令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頓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礎甃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次之慈善書次之悌有勇

劇談錄咸通中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暮泊商山逆旅有媪謂其子曰惡人歸矣既而愁嘆咸有所懼弘問媪媪以新婦

逆勇壯無敵對弘笑曰當爲除之日暮婦人荷薪而歸後園有磐石弘坐其上召而數之婦人謂弘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弘流汗神駭俱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演繁露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顏籀注夏育衛人力舉于鈞鼎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

詆傲

漢書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疏歷詆公卿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諒之名內實駢不曉事諸曹以下僕遼不足數
如狂夫喙諫於東岸匈奴飲馬於渭水使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京師雖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右足而先應者也司馬法舉足
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亦作頤荀子不積頤步無以至千里漢書
亦作窺孔叢子哇一舉足也倍哇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
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

世訖彌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
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彌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
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彌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
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人問彌正平苟
足蓋當世乎彌荅曰文若可借而弟喪稚長
可使盜厨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建啖肉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沒海隅生
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
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相周旋王中郎與

相得王謂林公詭辨林公道王云文度著鳳額挾左傳
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

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

雋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詞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

陳經酒壚下賊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如此

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晉隆和平河東裴啓

言語應對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遂流行後說大傳
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賦王珣為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謂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
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惟存五
百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矣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磨
有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
虛價於百金土之受憎予奪可不慎哉

晉書王徽之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荅曰似是

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

知生馬知死嘗從冲行暴雨徽之下馬持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訓荅

直高視以手版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劉真長始見王丞
相時盛暑之月丞

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洵劉出
人問之曰未見他異惟開作吳語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顛曰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

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沈約嘗侍齊高祖讌
與帝頗爲事少帝三

事約謂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國史補唐
德宗謂崔叔清惡詩何用進時謂准救惡詩

江從簡是光祿革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

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

嘆其工撫言皇甫湜與李生書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
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

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
高談稷契讀書未知旬度下視服鄭

許敬宗多忘人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

摹索亦可識比夢羅隱恃才傲物落第黃冠事平朝資議欲官
之帝貽範阻之曰某曾與同載舟人告云此有朝

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
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批棟也不果召

琦玕子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奸謀庶官爲禁

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恨賢哲化為庸愚人民
 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邱姦凶為恩幸所迫廝皂化為將相
 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原野化為犴狴江湖
 化為鼎鑊祠廟化為宮寢公能記於此乎子不聞往昔之化也州里之內往戰門閉
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谷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力盡暫休風雨非郵舍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
 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露非衣裘也耶

唐書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云海上釣鼈客宰相問

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線對曰以風浪送其竿乾

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相又問曰以何物為餌對曰

以世間無義氣邪人為餌宰相默然揮犀曹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無貴賤皆稱

我號許我公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
 驢欲徑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曰我無求於丞相丞相招
 我未若如此但須我去耳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嘆
 曰許市人耳惟其無所求終不可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桐江詩話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

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背關

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

呼之曰說法馬留又奏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

不能對一日邵堯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

之曰奏氣獅子仍作對曰奏氣獅子作知州惠卿街之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為齏粉魏泰場屋不得志喜偽作它人著
 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將錄盡假

武人張師正自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用私喜怒後作碧雲駿假
 毒堯臣泰魯布婦弟昭陵時有御馬名碧雲駿以旋毛費用以
 名書者詆當時昂貴之
 人然其意專在范文正

晉書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賄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詐之見詐果喪其賂白帖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

宋何臬謝召還表兩曾參之是非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資倭更世乃明

趙策或謂建信君曰並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

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

之事有不可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

楚策魏王貽楚王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愛之甚

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

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如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

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

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矣

漢書樓護時王氏方盛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盡

入其門惟護咸得其驩心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用也群玉後魏宗室順謂舍人

王我足直人不受曲拜

世說魏武嘗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

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

相報執者信然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

實謀逆者挫氣矣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

可以小解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

題其主背以狗曰行小解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類此也

又常云我眠

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術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纔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請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

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

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燕策張丑質於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我已亡

之王不我信今于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乃出之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街之崇病戒諸子曰張丞

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

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

矣若顧此當錄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

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嘗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

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

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王錡淮南節度有遺匪名者左右取以投錡錡納之靴中靴中先有他書以雜之乃取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拘驗之

玉泉子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闕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釋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鑪對眾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

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傾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

宋史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貼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歸田錄楊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
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上在禁中既見賜
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
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
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

筆談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
書與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敘致詞
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社還
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違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
因命寬宥

包孝肅尹京兆號為明察有編犯法當杖脊吏受賂與之約曰
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弟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
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
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以棒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
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

送窮蠅營狗苟驅去復來

升庵集為腐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俛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韓

北夢瑣言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
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芻為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
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曹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
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涑水紀聞種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移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摧數皆此類也

純謬

世說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治

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前

見者明帝甚愧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

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爲勸學死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柰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亦下果食遂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

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謝虎子嘗上屋薰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

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比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

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

月中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

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席上腐談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鬚為一廟乃杜拾遺恒

子胥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鱸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邪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門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瑣言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遂為梁朱溫所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

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弇州集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非夏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虔音讀余為比部郎漫以問今侯家而不能對謂侯家統緒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為字

者子淵又言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揚相

開中今古錄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翽右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題目之差但告曰題目甚難姚從容訪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

筆王笑而然之按此事累見之野史是寇莊愍深掌院而韓襄

毅雍為僉都時事非王與姚也又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上

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為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曾為神樂現道童也按考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為標題耳非上果先有是夢也

蘇材小纂言 景帝聞鍾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右對以

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元王之論也景帝與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若即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

近峯聞畧言戊午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臯而止至謂劉儼終

禮侍曾彥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為太常少卿曾侍講學士耳

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璿至吏部左侍郎庚戌

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公時行大拜客坐新聞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阜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他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蓄蚕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蚕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阜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槽急駕疑之遂追捕至驗其外見前倉有一人腿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司考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訴其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死見埋在家隙地主司即命吏主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蚕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必一脚按此事夷堅志載之甚詳乃宋事也

史實錄言

武廟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瑾鄉人也

繼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

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欲者新嫂也敢謝若介默然

不敢對少頃昇夫至強輿歸矣李少卿伯華則為余言屠諭德

文陞嘗于史館見錄介事後使過其鄉介七十老矣留屠飲徐

問其家則結髮固無恙也余謂國史不應矯誣至此或介妻固

無此事或新妾而史誤以為未可知也鑑戒錄陳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

之女也令欲求彭牧以紅絹數寸作二十八字詩遺妻私示其女為吾方便覓彭牧

解學士年譜所載應制諸詩皆鄙俚之甚且所謂貴妃逝翰林

儒臣往舉哀 上以一白紙付公命讀祭文眾俯伏皆驚公遂

對紙讀曰巫山一片雲庾嶺一團雲洛陽一枝花瑤臺一輪月

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宋小說載文公億事蓋弔遼中宮而

忘撰文臨歧口占以授之耳有宋書可據

箴規

世說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

義天下悅阿順諛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

態蜀志李平字正方孔明曰陳孝起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角不可近吾以為鱗角者但不當犯之耳不意復有蘇張之事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

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

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

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陸玩拜司空有人詰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歲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擅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復酌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玉仲寶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崔瑗字季玉涿郡人早孤銘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

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溼貴不滑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唐書憲宗惠叔文之黨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

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由是得改連州

宋史孫沔上疏言呂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賞譽

後漢書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玆各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范玄平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復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將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世說邊文禮才辨俊逸孔北海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海內先賢傳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事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齋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還陳仲舉為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之但不服事以成其節徐穉亡海內群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

釋墓首號曰思賢亭

王允欲殺蔡邕太尉馬日彈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夫人望乎允不從

汝南先賢傳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嘆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劭幼時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鑰

邴原別傳原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因夜還鄉里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原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津解典籍

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薄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魚豢魏畧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誥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雖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往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吳志諸葛瑾初薦張悌及晉伐吳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迎戰大敗靚欲遁去悌不肯靚曰柰何故自取死悌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按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日以身

狗社稷復何道耶

虞預晉書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

潔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

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

識所甄也鬻子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三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

獨異志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錦繡夢中摘此花

食之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號繡囊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

之時嘆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憲則陳仲舉之匹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發昏不能寐自此以迄殆白日欲寢矣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日如

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睹戈戟見傅

蘭碩江膺 靡所不見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山公目

嵇康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羊公還洛部奕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部便自往既見歎

曰羊叔子何必減部太業復往羊許少息還又嘆曰羊叔子去

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

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夏有棟

梁之用

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顏彥先鳳鳴朝陽

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君未睹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人之老成明時之儒又

朱永長物理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

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陸士龍鴻鵠之裴狗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

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

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

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

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古合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

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

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夫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

子簡踈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

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

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周弼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橫

謝幼輿曰友人王翁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諺曰楊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

殷允出西郝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關夫求之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劉道安即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春秋謂其裁中也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王稗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文康稱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王

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

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辨正論宋世諸王義慶最優矣不窮霞明日胡懸河無竭雨

飛散煙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託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矍屈其迹而方寸淡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仲祖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道上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率真少許便是對人多多許目庾赤玉省率除治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王長史嘆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又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

許王云史涉之爲王沉沉者注猶談談俗言深也意言深深

許見許椽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備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

許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峻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故尚使人不能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謝曰身不瀟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謝參軍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

客至使人不衣自暖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

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時人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林
日康樂慄慄如霜臺籠日

劉孝標目劉訐超然越俗如半天末霞劉歆矯矯出塵如雲中

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

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王中書融深賞異之常嘆曰天下文章

無我當歸阿士

南史張緒字思曼少知名深簡寡欲叔父鏡比之樂廣從叔敷

云是我輩人袁粲言於宋明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三儉嘗云

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

不永明三年轉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自送之謂王儉曰緒以

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嘗云廣

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

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柳惲字文暢立性真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與陳郡謝滂隣居

深見友愛滂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梁文帝謂周捨曰吾聞君

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李德林少以才學見知爲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

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

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咸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

對軒冕

唐書李藩為柱無幕僚每過之蕪遂誣藩搖動軍情械藩詣長安德宗望見其儀度安雅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宋書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試官梅聖俞得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公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子固所為乃真第二選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公曰老夫當避此出一頭地

品藻

世說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續博物志漢帝問陳蕃徐

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擇傑然薄寒故宜為先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轍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

其弘量

群王王戊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王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

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衛洗馬天韵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易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棺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狂軼破的勝我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公曰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臺臺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參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

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泔泔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晉書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魏書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盧玄字子真大武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

之情更深

舊唐書高祖鎮太原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南部新書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僕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識鑒

韓非子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場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史記秦昭王使謂者

王稽于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說苑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三年必亡後二年而亡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亡孔子曰祭之為言索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三國志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樊伯誘諸夷叛潘濬請以五千兵擒伯孫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往果討平之

世說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法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值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益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資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吳志孫登為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

挑則顧譚凝辨宏達則謝景完學殷微則范慎羊衛私駁之曰元遜才而踈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陋其後皆敗如衛言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子不當如王夷甫耶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觴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後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

來深以為恨

吳感天定錄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規恭向云萬般思後行一夫廢前功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

而得降答以本姓慕容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繼翰登第以至入相其尤在場呈頰年敗劾皆翰所挫也因削髮其向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識益多此類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遠告其母母有識
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
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彧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
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痛博不必得
則不為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
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
吾昔嘗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
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
愛憎匿善

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作彼一
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
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之
言

北齊書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
踈晞曰我少事以來閱要人多矣克緬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
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
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語林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對郡山頂有開元寺黃昏
僧眾禮佛其聲喧達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答逐召將吏謂之
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

之其後士人皆髡執兵號大髡據此寺為寨凌有州將果叶其

言談苑神宗一日夜後苑見牧豎狎狎者問何用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神宗詔不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遠畧

賢奕編胡東洲公為督學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

以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密

盤行酒曰此器世所寶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即華

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愧色

藏書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有一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止

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有二十分見識便能發得十分膽蓋

見識既大雖止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見識

而後成者也空有其才而無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

無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

諂佞

王莽傳張竦為劉嘉作奏曰今天下聞劉崇之反也咸欲舉衣

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胷刃其軀切其肌後至

者欲撥其門作其牆夷其屋焚其器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

德之所在也潘安仁賦搜佞哀以為郎王莽率群臣到南郊撫心大哭諸生哭甚悲哀皆除為郎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鄒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

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

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唐書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

懷一餒上表告之太后對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

叩頭曰朕禁屠宰吉凶不與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之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

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矣意常疑

汝而未明也今及果然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閭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

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

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

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武后時明堂災姚壽云成周

災盛德彌永其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

日憂見顏色間請示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

瘳今味苦即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韻府李世哲

李談賓錄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

馬病艱額元楷以指露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

餘載張說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

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

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

聞之不勝其笑成敬奇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

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持手執而後放之視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

投

唐新語嘗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蓋得其懽心常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妳母之聳曰阿奢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爲奢懷貞欣然甚得常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自投水死

金華子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見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誣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續世說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

與光琦異同有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東來入衛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五代史補鍾傳起於商販尤重學士諸葛浩因撰其行事赫赫者十條形於啓事以投之謂之十德啓凡五千字傳驚嘆每一字以一千錢酌之凡五千緡

宋史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
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

曹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其萬拜慶時人
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

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胄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等語

通紀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善伺候

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無鬚祐對曰老爹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侍

漏時必附謙耳密語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

妾愚謂于謙妾與王振兒正一切對也

排調

晏子春秋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

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

齊無人耶對曰齊人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謂無人齊使

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及嬰坐左右

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

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

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

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漢書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頓給騶侏儒曰

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侏儒皆
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索長安米

東方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

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

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

滑稽之雄乎

滑稽謂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姚察云滑稽如字稽言計也以言諧

語滑利其智計疾出

武帝對群臣云相書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

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謝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

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至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

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後漢書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孔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

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括矢丁零盜蘇武羊可

并案也

唐玄宗登苑北樓望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何人黃幡綽曰是年滿令史曰何以知曰更一轉入流自蜀還

京以駝馬帶珍玩自隨聞所帶鈴聲玄宗曰頗似人言語綽對曰似言三郎即當

世說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閬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

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

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買臣之妻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十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顯穎川荀寓范陽張莘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蹇突無官商或砥脛布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諍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申壑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辭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濯深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幕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

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
妾耳

顏錄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
人齋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
國陳王大慙

侯白捷辯楊素與相善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
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為搽刀
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為得兩曰有人
從某借弓者乃曰搽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
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
水漲否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伏其捷捷後梁宗如同即狹
長蕭答戲之曰卿

何為誇經曰自來不誇經蔡大寶曰為不信法華經耳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北齊史徐之才嘲王晰曰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為馬施
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
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國史譜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
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旬日傳於長安中

尚書故實會昌毀寺遣使錄金佛有蘇監察者袖數佛歸時號蘇裡佛温庭筠曰可對密

于頓聞帝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
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暮客章綬笑曰何用窮兵獨
舞以調頓為襄帥暴虐人呼為襄樣節度

紀異錄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朝誦江素克肥會署袒露膏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膚粟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老學菴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李思佐之皆名傑劉季高與謝書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知律令也

新語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召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道其故石曰相公問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堯山堂楊循吉南峯毛栗庵程來謁適浴不見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俗以此日洗犬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

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劉放見王觀云汝何故見賣日賣汝直甚分文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多水耳介甫傾耳沉思貢父厲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放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六真是姑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守介甫大慙而心卸之

墨莊漫錄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來于子由求差遣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甚貧無以為生乃謀發塚見一人裸而坐曰汝不聞漢世楊王孫

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塚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二塚相連乃穿其在左者見一人曰我伯夷也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云不若更穿西壙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東坡志林桃符仰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

而應曰汝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爭辨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鬪氣耶陳亞性好滑稽幕中有上官弼滿去陳問何以教我曰郎

中才行無玷但調譁過差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

艾子集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怵之宜可戒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琉璃腸致噦中持以

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

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而况四臟乎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

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龜也故懼誅而哭汝

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

事也堯山堂元順帝號庚申君時上下以墨為政有輕薄子詩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蘇黃滑稽帖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曰公

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隨登第士有久不第

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

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
 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丸治風壯元此所謂
 看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看飯不得
 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
 喻曰夜寒蓋囊薦豈非着飯者耶黃白治衄血燒錦與葛綿治
 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此都大雪中見妄通卒數十皆藏麥
 稍裹出其面乃着飯也孫子荆丰少時欲隱語武子曰當枕石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青箱雜記陳亞少卿與蔡君謨會酒金山寺君謨屏間陳亞有
 心終是惡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豈成衰聞者絕倒又自為亞
 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

生稜角雖是排調然有深意焉亞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
 軒窓半夏良不失詩家之體其

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嘗山野尤其草舍中鈎簾陰卷栢
 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
 矣已通白頭翁古瓦松杉冷早天麻麥辣

涑水記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
 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

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馬敢望園內獅子乎百家詩石曼卿善
 戲詭嘗出御者失

輕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
 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后山詩話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
 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

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
 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

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為杖

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君取為偶對曰九

百不死六十猶癡可談青州王大為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

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

文酒詩話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盧曰某聞

所有乃賈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歸田錄章節公

中玄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崧牛髯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

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

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

稽山新茗綠如烟松挈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醪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於壽山

嘯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揪燈火

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

之語頗著于世傳燈錄老宿有語生疎處常令熱熱熱熱處放令生疎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只是聾雖然三個

耳其柰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魯宗道以公事造濟

陽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窠地應

避暑錄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

認頗標作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蜀人多稱之崇寧末成都人

詹某為諫官上章擊安國其畧曰謹按某官人才闕冗臨事冬

烘盖以其蜀人聞者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

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陳騷雜志方言侔莫強也凡相勞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夢焦詩話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務為穿鑿如漆洧贈之以芍

藥必求其士贈女女贈士劉貢父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

胎氣此蓋贈女也若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

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

客坐新聞洪武間有一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

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 皇牆上 朝廷見之勅

坊司參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一冠有官無法道士頂十

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皆過不得後法網稍寬亦滑稽而諫

者過庭錄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數字為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

日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

士夫莫解其意光祖見魯直問之曰一時戲謔某見相國寺中

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

仍乃款耳蓋譏其術之難信也

堯山堂楊一清為冢宰日有設為選官求改者求禱於仲尼既

至廟乃先詣從配諸賢首至閔子曰何必改問顏淵曰回也不

改問宰予予曰於予改問其自則曰鑽燧改以楊號遂庵

貧畜 列子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

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

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

待終當何憂乎

說類若問貧窮字義前御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

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揭以為塞上漏行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曾子居衛二日不遇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

曳復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

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聞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

義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

日遇之亦足以試矣故思玄云執雕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

止昔國有石蕉原者廣五十步隔百仞之給昔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昔子者却行齊踵此所以稱于天下夫義之為焦原也

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時也

漢書見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决錄平陵士孫奮貴至一億七十萬性儉

魚嘗直客舍顧錢值甚少主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方言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謂之樓裂或謂之藍縷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云云

顏延年庭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藏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獨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世說襄陽羅友人有得郡者桓温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

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迴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唐盧嬰人與之交必遭橫禍元伯召與飲未終而節

度陳少游已縛伯和去矣又有劉甲者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于王建與談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鴆鷄乃夏侯夜相國未偶每入朝士之門多有齟齬人號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南史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

貧窶无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

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古人謂空盡無物曰

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屢貧是也

劇談錄郭鄴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眇嚮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猱

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礙枳棘病于寒餒者數年百計莫

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將詣

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果然

撫言鄭元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笑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

鄭為輟半鋪地又曰代取一杓水更煎一碗茶鄭欣然取水煎

茶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取杓水更煎碗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杜詩本賣文為活翻令室罄懸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

歷顯要愈載帝莊頗讀書歛米而炊秤薪而爨灸少一鬻而覺

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

宋史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前夫人

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

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

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

壞益命補緝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

魏野贈詩有官居
昂鷗無地起樓臺

杜正獻公衍食于家唯一麵一飯或美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

位壽福冠冕服用皆是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將簡以

自奉齊書崔祖思啓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毀惟劉備取帳鉤銅

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

死宋武張妃碧綃蚊幃三齊衽席五盞盤蔬花米飯殷仲文

勸畜伎谷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

晝所為之事若相稱則融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

能安枕

書言丁晉公為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五

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耳

簡尾書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換關子大率五百青蚨兩家

闕亦洪厓打白洪厓行當猶言心行洪厓錢監名

志林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

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穉盈室荒

無儲粟乃知俗傳可信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止於
瓶中見粟也

古今詩話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驛券羊肉半斤祥符中有
人題驛舍曰三班奉職事堪悲卑賤孤寒實可知七百料錢洎
誰使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議增俸

吳志吳沈峻字叔山性儉去張溫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
出謂日向擇一端布送卿而絕無倉庫者溫佳其無隱又嘗經太
湖岸上使從者取鹽米已而恨多敕令還城之尋亦有愧曰此
吾天性也

晉書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
契疏鞅掌每與夫人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戎性至儉不能

自奉養財不出外戶下人謂為膏肓之疾女適裴頡貸錢數萬
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車不訖而更責取

和嶠字長輿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
預以為嶠有錢癖思玄賦或輦賄而遠車兮孕在產而為對周
準夫妻夜作司命曰有張車子財可借之

靈鬼志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富
而性慳吝語擔人曰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
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其馬在五升罌中終
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盲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
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父母老在堂忽復不見舉家惶怖
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唾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寺請

之其人云當更作千餘人食給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子自在床上

南史王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茲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茲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性甚吝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取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

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續世說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巨萬計而性吝不妻妻子自繚

鑰匙于衣下如環珮聲部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死五代裴司徒瑒廉問江西凡什器圖繪皆新其制開屋貯之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

成畦以真珠之余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既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富奢

楚語鬬且曰昔鬬于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故也成王

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

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說文奢張也及儉大於人也曰奢從大者言誇

左傳齊慶封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齊慶氏亡分其邑予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

謂幅也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

期而死亡至

說苑楚王問蒞辛曰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殺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

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

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

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

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

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有錢郭氏室夜月

晝星富無疋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

穴

糜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竺用陶朱計術日

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

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時

三國交鋒軍中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
錦繡瓊瑁積如丘壠駿馬萬匹

南齊書齊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
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蕭穎胄伎取此龍以充軍實
僉載鄒駱駝長安人先貧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
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泥其餅駝苦之乃將鑿剗去十餘磚下
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
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閑道德合只為
錢相知南史宋阮佃大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瓶
貌冠絕當時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
法效焉朱梁朱瑾有所乘馬多以錦帳貯之
夏以羅幘護之石晉吐谷白承福飼馬用銀槽

高部新書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

疋係陛下南山一樹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令元殿望南山

見一白龍橫亘一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

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

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

見耳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寶以金銀盞為屋置
禮賢堂以沉檀為軒

樞以珉珠氈地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
錢羗於花徑貴其泥雨不滑人呼王家富窟

隋唐嘉話李愷豐于產業伊州膏腴水陸上田自都至關口田

疇彌望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北夢瑣言相國常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

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中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

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千

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盧從願有田數百頃明皇目為多田翁

玉泉子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

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

又詔脩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撞新鍾捨錢一萬

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一千貫錢者即打一

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

錢十萬貫入寺

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允夫錢海州懷仁

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存子居而家饒于財乃以十萬緡代下

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運庫藏而空翌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每

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

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

請歸錢于麻麻以為天授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

云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

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

所落而競拾取焉

吳志甘寧好遊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

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則割棄以示奢也

世說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又牛形狀

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

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

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惟預作熟末容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雅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後問馭人牛

所以馭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軍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馭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

茲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羅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問之答曰以人乳飲他帝甚不平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

酬平生不足也刺談錄乾符中東谷有貴家子弟錦衣王食常沽果食而已次日問其故曰凡以果飲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

王濟字武子被責移居丘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

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荒山堂曹翰性貪後下江林寺羅道每船載十許尊上獻之時謂押頓羅漢

筆談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上方金銀器皆刻工

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揚景宗微時常荷傘為丁晉公築第

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時一造上方器

一為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享其用哉

茗溪漁隱温飛卿晚春曲家臨長信信美天道乳燕雙雙拂烟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金鸞曉中嬌鳥暖錦羅帳外落

花開不掃哀桃一樹近前池似惜芳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

青箱雜記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曰云物傳曲譜金書字樹記

花名玉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謂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

及金玉繡錦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

飛梨花隨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象否

四百九

庖言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張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董賢梁冀董卓曹騰等魏曹洪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异羊侃北魏元禧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常衮裴憲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承佑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史彌遠韓侂胄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伯顏朱清張瑄其無譏者僅郭汾陽韓蘄王耳

能自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巴寡婦臨邛卓王孫程鄭靈助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士孫德東海慶竺王邑王氏洛陽劉實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鄒鳳熾即鄒駱駝及勝國倪瓚顧瑛沈萬三皆著在史傳甚詳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折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刀達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

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車輦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

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
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
四方玉付工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
有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
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
即賜珍珠百篋初最幸翔風後翔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禧
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
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歷直千萬羊侃在
衡州於兩艫竿起三間通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
列女樂垂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北使陽裴賓客三百餘人食
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

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
蹙栢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縷金花壽福兩重爲脚高陽
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
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栢堂如徽音
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伎女三百畫皆殊色求西域千
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常會
諸王陳諸寶器金甌銀甕百餘口甌擊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
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又陳女樂
及諸名馬復引諸王臺行府庫錦綉珠璣冰羅霧縠充牣其內
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揚國忠諸姨第五家
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垂華清宮

五侯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烏瑟瑟珠翠狼籍於
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霓屏風雕刻前代
美人形服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晶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
絡以珍珠瑟瑟非人力所製

里馬其

樂置王共金鑄以五色龍圖單支丁
百前粧顯日驕六發風和何間王班於游之豈文酥室以發音
王二不載其第四公帝宮白聖長結於民與雲動於六千於文以
微於四面固固無首一異眞用號金以壽高西重爲物何謂
於行裏首給不類金翠服莊卑與長路一和首那林一

